

南唐書注

南唐書注卷四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宋齊正列傳第一

宋齊正字子嵩初字昭回以正台廬陵人父誠與鍾傳

同起兵唐書曰鍾傳洪州高安人以負販自業或勸其

爲長乃糾衆必大顯時王仙芝猖狂江南大亂眾推傳

芝道柳彥璋略撫州不能守傳入據之南安鎮撫使仙

刺史中和二年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迷有洪州撫民

危全諷聞傳之去竊州以叛使弟存昌據信州僖宗擢

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爵

領州郡王又徙南平傳率兵圍撫州天火其城士民譴

驚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險不可乃祝日全諷罪

無害民者火即止全諷聞謝罪聽命以女爲吉州刺史

傳以匡時爲哀州刺史擊馬殷又以彭玕爲吉州刺史

玕健將也傳倚以爲重廣明後州縣不鄉貢惟傳歲薦

士行鄉飲酒禮率官屬臨觀資以裝齋故士不遠千里

走傳府傳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

不置令人斬虎然後免既貴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尚
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乃輩搏虎狀以示于孫凡出軍
交職必禱佛祠積餽餅爲犀象高數尋晚高駢表傳爲
節重歛商人至棄其貨去天祐三年卒

洪州節度使以誠副之卒官因家洪州齊正好學善屬

文尤喜縱橫長短之說烈祖爲昇州刺史齊正因騎將

姚克瞻得見江南別錄曰齊正驍旅淮南欲上書于謂

年子何不樂齊正以情告召歸置食贈錢數千因曰少

時至此不遣郎有所關也齊正感之及貴納爲正室郎

五代史補曰齊正素落魄父卒家計蕩盡時姚祠天爲

淮揚騎將素好士齊正欲調之囊空無以備紙筆於逆

旅杜門坐如此數日鄰房有散樂女尙幼問齊正曰秀

才何以不坐此數日齊正以實告女歎曰此甚小事何相示

乃惠以數縑齊正爲詩誦投詞天其略曰某學武無成

攻書失志歲華贈躋身事跡此胸中萬仞青山壓低眉
宇頭上一輪紅日燒盡風雲加以天步凌遲皇綱廢弛
四海淵黑中原血紅捉飛蒼走黃之辯有出鬼沒神之
機洞天怒其言大不即接見齊正窘急乃更其啟翌日
復至略曰有生不如無生爲人不若爲鬼又云某爲誠

想萬端只爲飢寒雨宇洞天始憫之漸加拯救馬書

日齊王初館於娼妓魏氏藉其賞給遂以爲正室後封

人國夫暇日陪燕游賦詩以獻曰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

惡松竹無時衰蒲柳先秋落姚寬西谿叢語曰紹興王

軍建康寓保寧寺登鳳皇臺有小碑在亭上云五言三

十韻詩一首題鳳皇山亭子陳獻司空鄉貢進士朱齊

正上嵯峨壓洪泉岸皆峭壁落直哉素始皇不驅亦不

鑿上有布政臺八顧皆城郭山壁龍虎健水黑螭蜃作

白虹欲吞人赤驥相搏縶黃泥金碧石路盤曉確到

挂哭月援危立思天鶴縶池養蛟龍栽松栢鸞鴛梁間

燕教雛石鱗地懸鼓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日晚嚴

城鼓風來蕭寺鐸地無盛衰柳多搖落塵飛景陽井

摘緣李和衣嚼貞竹無盛衰柳多搖落塵飛景陽井

草合臨春閣芙蓉如佳人迴首似調謔當軒有直道無

人肯駐脚夜半鼠悉率天陰鬼敲啄孤不立石欄

難安著白麟啄木鳥去盡終不錯曉風吹梧桐樹頭鳴

嘒嘒峨峨江令石青苔何淺薄不話興亡事舉首思鵲

邈吁哉未到此編劣同尺燮龍鶴羨鳬毛猛虎愛蝸角

一日賢太守與我觀棗簫往往獨自語天地相唯諾風

雲偶不來賓字銷一略我欲烹長鯨四海爲鼎鑊我欲

取大鵬天地為煥安得生羽翰雄飛上寥廓後題
 云前朝天祐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題後唐昇元三年二
 月八日奉敕勒石崇英殿副使知院事檢校工部尚書
 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王紹顏奉敕書銀青光祿大夫兼
 監察御史王仁壽鑄大宋治平四年九月望日重摹上
 石後數月一夕風雨亭頽石斷裂據湘山野錄載宋
 齊正相江南李先主璟二世皆為左僕射璟愛其才而
 知其不正嘗獻鳳皇臺詩中有我欲烹長鯨四海為鼎
 鑊我欲羅鳳皇天地為煥燼之句皆欲諷其跋扈也而
 主終不聽不得意上表乞歸九華其略云千秋載籍願
 為知足之人九朵峰巒永作乞骸養子以天祐九年遷昇
 州刺史饒洞天舊名知詰為徐溫養子以天祐九年遷昇
 魏氏女竊賂遺賊緝獲備管幅遂克投贊先主一見賓
 之以國士今觀題鳳皇山亭子詩陳獻司空乃鄉貢進
 士時豈投贊之時乎後題天祐八年恐記事者差一年
 也音釋曰今石刻王紹顏奉敕書貞竹無盛衰媚柳
 先搖落一聯小異昇元中敕立景定建康志曰石立
 臺上其詩全陸游入烈祖奇其志待以國士從鎮京
 蜀記曰石瑩潤如黑玉
 口入定朱瑾難常參祕書五國故事曰詰聞難謀於

江定其事仍馳問令公則政事之任歸公矣不因說烈
然令公當以諸子入溫聞知已入遂因而計之資治通鑑
祖講典禮明賞罰禮賢能寬租賦多見聽用日先是吳
有丁口錢又計畝輸糧錢重物輕民其苦之齊王說知
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絹四直千錢者當
稅三十或曰如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王曰安有民
富而國貧者知諸從之由是江淮開曠土盡闢桑柘滿
野國以富強許載吳唐拾遺曰吳順義年中差官與
販簿定租稅宋齊王致書于徐知誥曰明公總百官理
大政督民現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撥繁救火撓水
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
之江南野史曰齊王說先主宜頒布六條以率羣吏
定民科制勸課農桑薄征輕賦禁止非徭在位十餘年
民庶豐實郡邑安堵禮律修舉庶位公廉城郭藩固軍
器充足兵士輯
陸人樂爲用烈祖爲築小亭池中以橋度至則撤之

獨與齊王議事常至夜分又爲高堂不設屏障遺吳唐拾

揚州孝先寺菩薩院建一堂既高且敞澈去屏障遺曰於
南野史曰齊王說先主虛懷待士博訪藝能遂立延賞

亭招納賢豪以敦時望復創一池中立亭宇每與先主登臨屏絕人迹以議家國或至夜其池亭今猶存焉

中置灰鑪而不設火兩人終日擁鑪畫灰爲字旋即平

之堯山堂外紀曰先主欲諷勸僚屬雪天大會出一令借雪取古人名仍詞理貫通時宋齊王徐融在坐先

主先爲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齊王曰著屐過街必須雍齒融意欲挫先主遠曰明朝日出爭奈蕭何先主

大怒是夜收融投于人以比劉穆之之佐宋高祖然齊江自是惟齊王與謀

止資踈禍或議不合則拂衣徑起烈祖謝之乃已義祖

獨惡其爲人每欲進拔輒不果浮沈下僚十餘年五國

曰齊王既在知諸賓席溫甚疑之時齊王寓石頭大師精舍一日溫謂石頭曰宋措大在吾兒門下甚非純信

之士慮其不以忠孝爲務命石頭察之齊王聞其事遂晨出尋歸歸必大醉或以花間柳曲謳歌之辭示之石

頭乃謂溫曰宋措大狂義祖末年議者多請以徐氏諸漢耳溫由是不介意

子執國政烈祖聞之亟欲自請出鎮齊王請徐之俄義

祖殂自殿直軍判官擢右司員外郎進右諫議大夫兵

部侍郎

九國志曰參議機密甚叶民望

居中用事且倚以爲相齊王自

以資望尙淺或不爲國中所服乃告歸洪州改葬因入

九華山累啟求致仕不許

江南野錄載齊王議表曰昔高宗之夢傳說西伯之獲飛

熊况臣非築巖之相釣渭之時元宗已爲大將軍烈祖賢祿位彌重宜居山野云云

以吳帝命元宗躬往迎之於是齊王託不得已而起

江南野史曰嗣主與齊王方舟並濟

好狎如友既至先主喜分若父子

遂拜中書侍郎遷

右僕射平章事

資治通鑑曰齊王入九華山止于應天寺及除右僕射致仕更名應天寺曰徵

賢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入輔委齊王左右之初烈祖

權位日隆舉國皆知代謝之勢吳帝謙恭無失德

江南野史

曰吳主宮禁內嬪御貴戚營效噓歔

烈祖懼羣情未協

欲待嗣君與齊王議合已都押衙周宗揣微指請急至都
都以禪代事告齊王齊王默計大議本由己出今若遽
行則功歸宗欲因以釣名乃留與夜飲亟遣使手書切
諫以爲時事未可後數日馳至金陵請斬宗謝國人烈
祖亦悔將從之徐玠固爭纔黜宗爲池州副使玠乃與
李建勳等極言宜從天人之望復召宗還舊職齊王由
是頗見疏忌留爲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

江南錄通兼
申蔡節度使

無所關預從容而已數請退烈祖以南園給之俄齊國
建猶以勳舊爲左丞相不預事李德誠周本自廣陵持
吳帝詔來行傳禪齊王謂德誠子建勳曰尊公吳室元
勳今日埽地矣獨稱疾臥家不預勸進烈祖既受禪徐

玠爲待中李建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周宗爲樞密使齊王但遷司徒中懷不平及宣制至布衣之交忽抗聲曰臣爲布衣時陛下亦一刺史耳今爲天子可不用

老臣矣烈祖優容之

馬書曰齊王拂衣而出闕門請罪烈祖但遜辭喻之不爲改官

國故事曰宋齊王旣以徐氏啟慶開國之宴遂乘醉大誦于筵上百官悚然知語隱忍而已

嘗夜燕

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齊王不悅因出齊

王諷止勸進書

十國紀年曰還宗信書令宗信諷止德誠勸進而不云宗信何人

烈祖

卻之

資治通鑑曰唐主執書不視

曰子嵩三十年故人豈負我者齊

王頓首謝自是爲求媚計更請降讓皇爲公侯絕吳太

子珣婚

馬書曰其詞云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之聞者莫不大笑

久之表言備

位丞相不當不聞國政又自陳爲人所聞烈祖大怒齊

正歸第白衣待罪而烈祖怒已解謂左右曰宋公有才
特不識大體爾孤豈忘舊臣者命吳王琬持手詔召見
遂以丞相同平章事浸復委任兼知尙書省事馬書曰齊王自
陳以輔相之重不可不與政烈祖許其入中書視事又
以兩省事多委給事舍人而中外繁劇之務皆在尙書
省乃求知尙書省事亦許之于是悉取朝廷附己者分
掌六司下及胥吏皆用所親吏徐鉉米齊王知尙書
省制曰敕兩掖南宮樞機之地也元台上公股肱之寄
也況親賢在位中外具瞻式敘彝倫爰申明命夫真宰
之重大政咸歸出納王言固當綜錄侍中書門下兩省兼
南省未叶舊章宜罷判尙書省便領中書門下兩省事
太保齊王雖道在經邦方資誨納而事殷會府兼結允
釐可知尙書事大元帥齊王總納百揆以貞萬邦凡
日謀猷悉口獻替其三省事並取齊王恭決朕允思恭
己以荷景靈用一國之才敢辭則哲成天下之務庶叶
無爲方俟沃與張居詠李建勳更曰入閣議政契丹耶
心豈勞多訓律德光遣使來齊王陰謀閒契丹使與晉相攻則江淮

益安密請厚其原幣遣還至淮北潛令人刺殺之契丹
與晉果隙齊王親吏夏昌圖盜庫金數百萬特判傳輕
典烈祖命斬昌圖齊王慙稱疾求罷省事許之遂不復
朝謁帝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故鄉始入朝因召與宴
飲齊王酒酣輒曰陛下中興實老臣之力乃忘老臣可
乎烈祖怒曰太保始以游客干朕今爲三公足矣資治通鑑
曰乃言朕烏喙如句踐齊王詞色愈厲曰臣爲游客時
難與共安樂有之乎

陛下亦偏裨耳今不過殺老臣遂引去烈祖頗悔明日
手詔曰朕之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拜鎮南
節度使至鎮起大第窮極宏麗坊中居人皆使修飾垣
屋民不堪其擾有逃去者初赴鎮烈祖曰衣錦書行古

人所貴賜以錦袍親爲著之遂服錦袍視事

江南野史曰改其故

里爲受親里坊爲衣錦坊

元宗卽位召拜太保中書令與周宗並相

齊王之客最親厚者陳覺元宗亦以爲才馮延巳延魯

魏岑查文徽與覺深相結附內主齊王時謂五鬼相與

造飛語傾周宗宗泣訴於元宗而岑覺又更相攻於是

出齊王爲鎮海軍節度使齊王怏怏力請歸九華舊隱

從之

資治通鑑曰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烈祖愛之

由是怨齊王

又曰唐王知其詐一表卽從之賜書曰

明日之行昔時

相許朕實知公故不奪公志江南野

史曰嗣主深居

宮禁大失統馭齊王每犯顏諫正陳以

味旦之微取朽

之危不從以爲折西節度使自是左右

侍從皆東宮白

面少年多肆排毀兼以年旣衰暮自負

勳舊不能折節

隨時爲鍾謨常夢錫江文蔚蕭儼等所

謗乃歎曰鳥盡

兔死弓藏犬烹矣因表乞歸九華舊居

湘山野錄曰宋齊王相江南李先主昇及事中主璟

二世皆爲右僕射景愛其才而加其不正一日侍景于
華林廣席數獨鼓詩曰巧斷牙林鏤紫金最宜平穩王
槽深因逢淑景開佳宴爲出花奴奏雅音掌底輕穩孤
鷗噪杖頭瓶快瓶舞吟開元天子曾如此今日將軍好
用心初上元縣一民時疾暴死心氣尚暖凡三日甦乃
誤句也白言至一殿庭閒忽見先主氣尚暖凡三日甦乃
民大駭竊問曰主何至于斯耶主曰吾爲宋齊王所誤
殺和州降者千人以冤訴因此主問其民曰汝何至斯
耶其民具道誤殺之事實主聞其民卻得生還喜且泣曰
吾仗汝歸語嗣主凡寺觀鳴鐘當延之令永吾受舌惟
聞鐘則暫休或能爲吾造一鐘尤善民曰吾下民爾無
緣得見設見之胡以爲驕主沈慮曰吾在法曹與于闐
國交聘遺吾一瑞玉天工吾愛之嘗置子髻受百官朝
一日如廁忘取之因感頭痛夢神謂吾曰玉王寶于朝
佛塔或佛體中則當愈吾頭痛夢神謂吾曰玉王寶于朝
佛左膝以藏之香泥白封無一人知者汝以此事可驗
又云語嗣君勿信用宋齊王既還家輒不敢已遂乞
見主具白之果曰冥冥何憑民具以玉王之事陳之
主親詣瓦棺剖佛膝果得之感泣憐憐遂立造一鐘於
清涼寺鑄其上云薦烈祖孝高皇帝脫幽出昆以玉像
建塔葬於蔣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
齊王寵待愈解

租稅資治通鑑曰齊王治大第於青陽服御將吏皆如
祖招祿俊傑布在班行如孫晟韓熙載等皆有特操議
論可聽及晚年或於陳覺馮延巳等更疏薄平時素所
知獎者新進用事之人聲勢氣微往往多手可熱孫丞
相等皆所歎吒一日晨閒見齊王曰君侯以管樂之才
當阿衡之地好惡舉動不可不審且日君侯以管樂之才
者近則法從數君子遠則金華則七人之列與三院所與
悉糾謬之任又勸講金華則七人之列與三院所與
以隆重國本皆須搜擇碩德其性方整重實有守而不
回邪之人比日所除羣聽尚且不愜將復何所冀耶齊
王曰無忌素以大量稱號能容同異者方今大業草創
實籍眾俊奈河隸稱而衡較且人才全實不易得若以
一節一畧而棄其尋常僕懼無時而可以得人也晟曰
不然僕聞之昔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曰所入者變其
色亦變凡五入而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舜染於
許由伯陽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
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則王者所以染當故王天下夏桀
染於羊辛岐鍾之戎紂染於崇侯惡來脯王天下夏桀
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敦北四王者所染不
當故為天下僂今晨之私憂過計非謂求備於人才也
畏所入者變則其色亦變也夫戒在於所染豈惟人才也

則然自千乘之國百乘之家以至於士庶人無不其然
君侯德操內定洞見情偽均知事物之數小夫儉人固
無竄察晨實恐九重淵深四聽之路不宜壅塞儼若左
右當前後全至霧集政當有敷受之垢或可以移軀剛之
斷當爾之意昏君誠感主上不世之遇而懷君侯推轂入
之故貪竭其筆聖之思惟君侯裁幸又數日韓熙載有入
私齊也今日小人今旦出郊見羣兒爲飛鷲之戲竊載所
見激也初爲相君言之可乎齊兒爲飛鷲之戲竊載所
感鷲之初爲相君言之可乎齊兒爲飛鷲之戲竊載所
飛鷲之初爲相君言之可乎齊兒爲飛鷲之戲竊載所
下蓋唯羣兒語欲爾及空迴風迅幾尾端直時或上或
勦搖羣兒語欲爾及空迴風迅幾尾端直時或上或
去矣執綫輪者心知其名索綫也慎不縱起則斷終而
時之觀而力者心知其名索綫也慎不縱起則斷終而
亦不可得也既縱之有後桴桴如鼓危不能加則雖欲不縱
得勢則大挽裂以往或盤旋太虛兒躡或設於滄洲杳一
渺之外或得於積莽翳蒼之閒羣兒躡或設於滄洲杳一
日力而不可得踵穿衣決而返至爲其親加扑捶焉嗟盡
夫世大有似此者願相君以爲念齊正日者無忌
有言於齊正之心鼎願然今叔言之辨可謂微矣吾方
思之異日有以教我鼎願然今叔言之辨可謂微矣吾方
有甚於此者須別口謁之及馮陳朱查之黨成齊正地

在嫌甚不得已遜於九峰之谷一日晨起覽鏡元宗欲

傳位齊王景遂詔景遂總庶政惟魏岑查文徵得奏事

餘非特召不得見國人大駭齊王自九華上疏極論不

可會言者眾乃收所下詔馬書曰元宗心既悟齊王乃

我十國春秋作謝仲或謂齊王先帝勳舊不宜久棄山

澤遣馮延巳召之不起遣燕王景達再持詔往乃起拜

太傅中書令封衛國公賜號國老奉朝請然不得預政

益輕財好客識與不識皆附之薦陳覺使福州諭李弘

義來朝覺至福州不敢言專命出兵敗事僉謂必坐誅

齊王上表待罪置不問覺亦不死鈞磯立談曰齊王復

開拓境之說於是南生楚隙得政柄更思自完首

頓兵歐閩徵發竭粟四境騷然李建勳賦詩有粟多未

必爲全策師老須防有齊王方怒韓熙載議其黨與黜

之元宗不悅復使鎮洪州周侵淮北起齊王爲太師領

劍南東川節度使進封楚國公與謀難齊王周讓仍爲

太傅

江南野史曰齊王未至以劉彥貞爲都統出援壽

春齊王聞之曰斯乃賊駒射括之徒焉能總眾以

還不從彥貞聞之很復而行未幾果沒

建議發諸州

兵屯淮泗擇偏裨可任者將之周人未能測虛實勢不

敢輕進及春水生轉饒道阻彼師老食匱自當北歸然

後遣使乞盟度可無大喪敗元宗惶惑不能用又力陳

割地無益與朝論頗異及明年暑雨周棄所得淮南地

北歸議者謂扼險要擊可以有功且懲後齊王謂擊之

怨益深不如縱其歸爲德由是周兵皆聚正陽而壽州

之園不可解終失淮南方是時陳覺李徵古同爲樞密副使皆齊王黨專肆無臣禮自度事定必不爲羣臣所容若齊王專大柄可無患覺乃乘閒言宋公造國艱難陛下宜以國事委之元宗意謀出齊王大街之會鍾謀使還挾周爲重所言率見聽而謀本善李德明欲爲報仇屢陳齊王乘國危殆竊懷非望且黨與眾謀不可測馬書曰齊王居權要三十年唯欲人順已一言不同必被排擠酷好術數凡天文地理占相卜視之徒在門下者數十人厚祿給之相傳言齊王少時曾夢乘龍上天凡文武百司皆布朋黨每國家有善政其黨輒言宋公之爲有不善則曰不用宋公之言每舉一事知物議不可則羣黨競以巧詞先用宋公之地故卒以此敗元宗謂近臣曰齊王之才安能當此大難不遇率爾中以降自爲功爾齊王表志曰保大之末王室多故竟及徵古變言天命已改請元宗深居後苑請國老攝國事令陳喬草敕喬袖敕上前曰陛下既署此敕臣不復見陛下

矣元宗使鍾謨言於周世宗曰罪大臣理合奏啟世宗
曰自家國事大臣難預命遂下制南死王壺清詰曰
齊王樹朋黨陰白封植狡險貪復古今無之智無遠識
事三朝惟延上視占相者數十輩置門下傳云齊王少
夢乘龍上天至垂老猶抱狂妄及國家發難尙欲乘其
勢以窺覲時年七十二矣事敗囚於家繫土垣穿竇以
給食而因緇焉平生無正元宗遂命殷崇義草詔曰惡
要止以倡人爲偶亦封國又云宋齊王本一布衣遭
莫甚於無君罪莫深於賣國遇先帝不二十年窮極富
貴陳覺李徵古言齊王放歸九華山而不奪其官爵初
是造國之手理當居巖放歸九華山而不奪其官爵初
命穴牆給食俄又絕之以餒卒江南野史曰齊王初囚
以獻資治通鑑曰唐主命鎖其第穴牆給飲食齊王
歎曰吾昔獻謀幽議皇族於秦州宜其及此乃縊江
表志曰齊王至青陽絕食數日家人亦菜色中使云令
公捐館方供食家人以絮塞口而卒有黑氣一道舟中
起直貫九華表志又云初齊王用啟事投姚洞天略云城
殺之鳴江表志又云初齊王用啟事投姚洞天略云城
上之鳴鳴曉角吹入愁腸樹頭之蟬蟬秋風結成離緒
又云豈堪憂杞萬端無奈飢寒兩字識者占其必殍死

至是如其言南唐近事曰齊王微時日者相之日君
 貴不可說然亞夫下獄之相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
 引退庶幾保詮醜繆覺徵古皆誅死有馬書曰齊王爲文
 全果餓死保詮醜繆覺徵古皆誅死有才而寡學議論
 詭誕自以古今獨步書札不工亦自矜衒齊王謂之曰
 延己工書遠勝齊王而伴爲師授以求媚齊王謂之曰
 子書非不善然不能精意往往似虞世南何堪也其狂
 瞽如此齊王有文集六卷增補王管照神經十卷化書
 六卷又宋藝文志載齊王視玄集三卷又文集十三卷
 宛正題跋曰齊王爲唐僞臣其智特大鼠之雄耳何
 足道哉其爲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道其能
 成功而有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本於清淨無爲遣去
 情累而其末多流爲智術刑名何哉夫惟清淨者見物
 之情而無爲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終其情者知術之
 所從出也人義生於恩恩生於人情聖人情節而不遺
 也無情之至至於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
 以用也齊王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頗有可喜者未幾
 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惟聖人出斯言不廢未幾
 元宗燕居見齊王爲厲叱之不退遂遷南都江南野史
 南都宴百僚殿上忽見收太傅齊後主立召其家還金
 王自陞趨進惡之人而得疾遂死

陵廩給甚厚方齊王敗時年七十三且無子

江南野史曰有一子

先世而亡玉壺清話若謂窺伺謀篡竊則過也特好權

利尙詭譎造虛譽植朋黨矜功忌能飾詐護前富貴滿

溢猶不知懼狃於要君聞於知人罅隙遂成蒙大惡以

死悲夫

馬書曰齊王之事安所考信哉蓋亦考其所言與所行而已觀其著書云畫者不敢易圖像苟

易之必有咎刻者不敢侮木偶苟悔之必貽禍始制作於我又要敬於我又真禍於我此意以社稷之功自任也又云見食象者食牛不足見戴冕者戴冠不足則竊

竊之計萌矣伐南園攻仁達以空其國用逐常夢錫韓熙載江文蔚以開其忠言然則齊王之死自速辜爾

論曰世言江南精兵十萬而長江天塹可當十萬國老

宋齊王機變如神可當十萬周世宗欲取江南故齊王

以反閒死

江南野史曰孫忌使周世宗問忌江南可取虛實忌對曰臣本國雖小然甲兵尙三十餘

萬未易可圖世宗議忌曰江南不過十數郡而師旅太多何見欺與忌曰精甲利兵雖十餘萬然長江一條飛端千里風濤激湧險過湯池所謂天塹也斯可敵十萬之師國老宋齊王智謀宏遠機變如神乃王猛謝安之徒斯亦可敵十萬世宗聞而惡之又曰唐遣鍾謨使周世宗使謨還命曰朕與江南大義雖定然宋齊王不死殆難保和好尋齊王之死亦由是方五代之際天下分裂大亂賢人君子皆自引於深山大澤間以不仕爲得而馮道有重名於中原齊王擅眾譽於江表觀其人識時之治亂矣周師犯淮南齊王實預議雖元宗不盡用然使展盡其籌策亦非能決勝保境者且世宗豈畏齊王機變而間之者哉蓋鍾謨自周歸力排齊王殺之故其黨附會爲此說非其實也予論序齊王事盡黜當時愛憎之論而錄其實覽者得詳焉

南唐書注卷四

南唐書注卷五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周徐查邊列傳第二

周宗字君太廣陵人

馬書作秣陵人

少遇亂孤窮事烈祖爲給

使爲牙吏

署閒于擯相辭令方時艱難每使四方輒稱

職端敏可仗恩顧日治烈祖鎮金陵爲都押衙

馬書曰義祖卒

於金陵知詢謂宗曰僕射望高履危無頃西渡宗堅請

知詢手札示信遠得故茗帖書曰不必奔赴既而徐氏

諸子果以不奔赴讓烈祖烈祖因出所書茗紙示之知

詢覲顏而已南唐近事云義祖薨康王以下諸公子

謂周宗曰幸聞兄長家國多事宜抑情損禮無勞西渡

也宗度王奔本意堅請報隨示信於烈祖康王以恩遠

爲解宗袖中出筆復爲左右取紙得故茗紙帖乞手札

康王不獲已作札旧幸就東府舉哀多墨之秋二兄無

以奔喪時用宋齊王議迎吳讓皇都金陵繕府治爲宮

爲念也

馬步都虞候蔡弘業爲宮城營奉使徙都統府於古臺城使都教練使孔昌祚營之都統府城凡二千四百間環一千五百步烈祖已徙居且迎讓皇宗請閒曰若主上西遷公當東駕勞費方始怨嗟將日聞矣烈祖納之託歲不利而止自是宗益預議論齊王始忌之一日烈祖臨鏡理白鬚太息曰功業成而吾老矣奈何宗適侍側悟微指乃請如廣陵諷讓皇以禪代亦請諭齊王齊王心忌大議自宗發及將還留與飲而遣騎以手疏切諫烈祖大悔懼後數日齊王馳至金陵爲險語動烈祖請斬宗謝國人烈祖將從之徐玠固爭乃已但黜宗爲池州副使玠乃與李建勳等言天人之望已集密定大

計復召宗還舊職五國故事曰宗入內室與夫人同席而飲後使宗知鹽鐵務家遂大富官至侍

中

烈祖受禪宗躡進至內樞使同平章事遷侍中時

以樞密爲內樞猶避吳武王諱也烈祖常召宗及宋齊
正馬仁裕宴於崇英殿歡燕道舊爲樂他將相莫預然
待宗尤親厚不甚以職務嬰之宗亦能畏遠權勢居家
節儉俸賜皆積不用馬書曰宗連歷將相奉法然貴
產巨億儉嗇愈甚論者鄙之故
齊正黨雖日讒之不能害久之乃罷爲江州節度使有
俞文貞者早遊烈祖幕府宗及馬仁裕皆趨走執事左
右及宗出鎮文貞仕宦踳蹢猶爲其州巡官方旅見輒
越次問曰馬押衙亡恙宗曰馬相公已鎮廬州文貞顧
同列匿笑而退他日預公宴宗勸以酒文貞俛首曰下

官小戶令公所熟知也聞者大駭而宗怡然不動其寬

厚如此徙宣州節度使入覲賜宴元宗親爲摺襖頭腳

以表殊禮復出留守東都請老以司徒致仕歸金陵

馬書

載詔曰崧嶽降靈誕生良弼佐我先朝施及朕躬尙賴
保釐底於成績昔蕭何守巴蜀高祖無西顧之患寇恂
守河內光武無分民之嫌今任公以何恂之事宜強飯
扶力以副朕意於嘻國之安危惟茲淮甸慎始成終非
公而誰所請宜不允馮延魯代爲留守會周陷廣陵延

宗以老病三表乃許

魯自髡而逃見執於周人束縛桎梏僅免死

王國故事
日宗阜於

財每自淮上通商市中國羊馬及世宗謀渡淮乃使軍
人蒙一羊皮執一馬僞爲商旅渡浮橋而繼以兵甲遂

入臨

時人益以宗享福終始爲異俄宗病卒年七十餘

宋齊王時以太傅奉朝請撫其棺哭曰君太黠來亦得

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二女皆爲後主后

馬書
日鳴

平貴賤時也上下分也況生亂世事偏國易牛衣以書
錦起徒步爲朱輪達者觀之特戲事爾文貞之抗周宗
豈足識此

徐鍇字楚金會稽人父延休

青箱雜記曰延休博物多學嘗事徐溫爲義興縣令

縣有後漢太尉許穰廟碑即許劭記歲久字多磨滅開元中許氏諸孫重刻之碑陰有八字云談馬彌畢王田數七時人不能曉延休一見爲解曰談馬言午言午許字彌畢石卑石卑碑字王田乃千里千里重字數七是六一六一立字此亦字德文風度淹雅故唐乾符中楊修辨釐曰之比也

進士昭宗狩石門無學士草詔延休來調官適在旁近

逆旅左右言其工文辭即召見命視草昭宗善之及還

長安不得用梁蔣玄暉辟爲其佐

唐書曰玄暉者少賤不得其系著事朱全

忠爲腹心昭宗東還玄暉爲樞密使帝駐陝州衛家言星緯不常且有變宜須東幸洛帝度全忠必篡命衛官高瓌持帛詔賜王建告以脅遷且言全忠以兵二萬治洛陽將盡去我左右君宜與茂貞克用行密同盟傳

歡襄魏幽鎮使各以軍迎我還京師又詔全忠后方媛
 須十月乃東全忠知帝有謀遣寇彥卿趣迫天子不得
 已遂行抵穀水全忠盡殺左右黃門內園小兒五百人
 悉以汴兵爲衛初全忠至鳳翔侵邠州節度使楊崇本
 降質其家崇本妻美全忠與亂故崇本怒至是遣使者
 會克用茂貞南告趙匡隱及建同舉兵問劫遷狀全忠
 大懼帝自出關畏不測常默坐流涕玄暉與張廷範內
 謂必以告全忠全忠恨帝無傳禪意謀弑以絕人望因
 令其屬李振諭玄暉玄暉與龍武統軍朱友恭氏叔琮
 夜選勇士百人叩行在言有急奏請見帝宮門開琮
 十士以待至椒蘭院中夫人裴貞一啟關殺之乃趨殿
 下玄暉日上安在昭儀李漸榮日院使毋傷宅家寧殺
 我士持劍入帝閣遽單衣走環柱遂弑之漸榮以身蔽
 帝亦死復執后求哀玄暉以全忠所弑者帝也乃釋
 后明日宰相請對曰晏不出玄暉矯遺詔言帝夜與昭
 儀博爲貞一漸榮所弑出二人首全忠自河中來朝振
 日晉文帝殺高貴鄉公歸罪成濟今宜誅友恭等解天
 下誘全忠趨西內臨對嗣天子自言弑逆非本謀皆友
 恭等罪因泣下請討罪人是時洛城旱米斗值錢六百
 軍有掠糴者都人怨故因以悅眾執友恭叔琮斬之全
 忠邀九錫玄暉自持詔趨汴言之還洛不淹日全忠矯
 詔收付有司車裂之貶爲囚逆百姓挾尸都門外忠矯

代史曰：遣朱友恭、氏叔琮、蕭玄暉等行弒昭宗。崩。又曰：天子二年遣蕭玄暉殺德王裕等。九王於九曲池。又曰：天子卜祀天於南郊。王怒，以爲將玄暉等欲祈天以延唐祚。天子懼，十二月，天子以王爲天下兵馬元帥。王益怒，遣人告樞密使蔣玄暉與俱，延休棄去，依鍾傳於洪州。吳太后私通殺玄暉而焚之。取江西得延休，仕至光祿卿。江都少尹卒，休爲少尹。時吳將祀南郊，以爲鹵簿使。於是法物始備。又曰：李昇輔政，庶事詳悉，因謂延休曰：「徐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也。不復二子鉉，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江南謂之韓省也。」徐仕吳，爲秘書郎，又事南唐，爲知制誥。與宋齊正不協，坐洩機事，貶泰州司戶。召歸，故官。又坐專殺流舒州。周世宗南征，李景從饒州召爲太子右諭德，復知制誥。省中書舍人景死，事其子煜，以爲禮部侍郎。通中書省事，歷尚書左丞、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王師圍金陵，煜遣鉉朝京師，求緩兵。語在李煜傳。太祖以禮遣之，後隨煜至京師。太祖責之，鉉對曰：「臣事江、南，國亡不能死，臣之罪也。」太師祖歎曰：「忠臣也。」以爲太子左散騎常侍。二年，以廬州尼道安訟其弟與婦姜氏爲左散騎常侍。二年，以廬州尼道安訟其弟與婦姜氏。

不養母姑姜氏鉉妻之甥且誣鉉與姜姦鉉坐貶靜難
行軍司馬道安亦坐告姦不實抵罪鉉初至京師見披
毛褐者輒哂之邢州苦寒終不喜釋氏而好神怪有以此
年七十六鉉恬淡無矯僞不喜釋氏而好神怪有以此
章歎曰二陸不能及其請李穆常使江南見鉉及其弟鎔文
好李斯小篆尤得其妙隸書亦工尺牘爲史舍人而卒鎔
皆珍藏之有集三十卷又有質疑論稽神錄行於世至徐
道二年復左散騎常侍無子書出元平陸友墨史曰此價
鼎臣兄弟工翰染崇飾書具書國老談苑曰徐鉉無
三萬江左士人好事無及之者書國老談苑曰徐鉉無
邠州年七十手不釋卷常日道親寫許氏說文一部謹細
誤一日鄭罷命紙大書日道親寫許氏說文一部謹細
齋老學叢談曰徐常侍鉉自江南入汴居五龍堂側宜
徵角旼士遇內宴必先習於其中一日旼坐道齋誦黃庭
外喧甚遣童視之回白眾常侍習角旼旼笑曰此諸同
慨難與接權也蓋鉉與諸角旼旼旼旼旼旼旼旼旼旼旼
鉉至汴市宅以居後見宅主貧甚鉉曰得非售宅虧價
而不至耶余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其人堅
辭不受亟命左右輩付之儒林公議曰江南徐鉉歸
朝儒筆履素爲中朝士大夫所重王溥王佑與之交款
李至蘇易簡咸師資之李穆尙書有清識嘗語人曰吾

觀江表冠蓋若中立有道之士惟徐公近之耳平居自
奉寡檢食無重肉人或問其故鉉曰亡國之臣
多矣時王師已圍建業後主無之泣下曰時危臣
右咸有難色鉉乃徒行後主撫之泣下曰時危臣
汝有之矣後太宗詔鉉撰江南錄未乃云天命歸
宋非人謀之所及太宗謂其隱惡又其國直謙被
誅鉉深毀短之知者謂其惡太過鉉非直筆也
山野錄曰太宗克復江南得文臣徐鉉博通古今
祕閣奏曰請於前左足求之須臾臣腹不獲上異
鉉曰象鴈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在左足
對曰士皆歎其博識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在左足
朝書已多亂離散失十不收二傳者止文集在江
著書已多亂離散失十不收二傳者止文集在江
方成童鉉於水濱忽失一狂道士醉叱之曰吾戒
金魚廟何得竊走至此以杖將怒擊父曰吾戒汝
目怒視曰金魚將還廟於他日建於廟亦未晚因
見後果請官視之遂斃無子夢谿筆談曰江南徐
善小篆映日視之無偏折處乃筆鋒直下不側故
於曲折處亦當中之法也鉉常自謂老筆不能也
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鉉常自謂老筆不能也
法凡小篆喜瘦而長端扁之法非老筆不能也
大西山記曰又十甲子鸞岡三徐葬其旁三徐者南
唐

衛尉卿延休及其子內史錯騎省鉉也卒於邠州門人
胡仲容爲之歸葬於此岳珂程史曰國初三徐名著
江左皆以博洽聞中朝而騎省鉉又其白眉者也曾修
述職之貢騎省實來及竟例差官押梓朝臣皆以辭令
不及爲憚宰相亦難其選請於藝祖玉音曰姑退朝朕
不自擇之有頃左瑤傳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
人以名入宸筆點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皆驚中書
不敢請趣使行殿侍者慌不知所繇薄弗獲已竟往渡
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不與之騎復者亦
騎省巨測強詬而與之言居數日既無與之騎復者亦
勸且駮矣余按當時陶實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辨
聘詞庸詎不若鉉藝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此爾其
亦不戰屈人兵之上策歟其後王師征包茅於煜騎省
復將命請緩師其言累數千言上諭之曰不須多言江
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大
哉聖言其視騎省之辨正猶螢爝之擬義舒也騎省名
甚著三徐者近世或概爲昆弟余嘉定辛未在故府樓
宣獻鑰嘗出手編辯爲岡三墓余謝不前考後讀周文
忠必大遊山錄有衛尉卿延休騎省鉉內史
錯蓋父子甚明而余已去國不復得請益云

錯遂家廣陵錯四歲孤母方教鉉就學未暇及錯錯白

能知書稍長文詞與鉉齊名昇元中議者以文人浮薄
多用經義法律取士錯恥之杜門不求仕進鉉與常夢
錫同直門下省出錯文示之夢錫賞愛不已薦於烈祖
未及用而崩元宗嗣位起家祕書郎齊王景達奏授記
室時殷崇義爲學士草軍書用事謬誤錯與鉉竊議之
崇義方得君誣奏錯泄禁省語貶烏江尉歲餘召還授
右拾遺集賢殿直學士論馮延魯有罪無才人望至淺
不當爲巡撫使重忤權要以祕書郎分巡東都然元宗
愛其才復召爲虞部員外郎後主立遷屯田郎中知制
誥集賢殿學士改官名拜右內史舍人賜金紫宿直光
政殿兼兵吏部選事與兄鉉俱在近侍號二徐初錯久

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錯乃詣簡言簡
言從容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然伯仲並居清
要亦物忌太盛不若少遲之錯頗怏怏簡言徐出妓佐
酒所歌皆錯詞錯大喜起謝曰丞相所言乃錯意也歸
以告鉉鉉歎息曰汝癡絕乃爲數闋歌換中書舍人乎
錯凡四知貢舉號得人後主哀所製文命爲序馬書曰
論十餘篇後主札批其士以爲榮錯酷嗜讀書隆寒烈
首君臣上下互爲責飾暑未嘗少輟後主嘗得周載齊職儀按周載史皆無傳
齊職儀五十卷皆注齊長水校尉王珪之撰又隋唐載
齊職儀五卷注徐勉撰而不言周載宋經籍志內亦無
此江東初無此書人無知者以訪錯條對無遺既久處
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堯山堂外紀曰常少精小

言集賢院御吾家

學故所讎書尤審諦每指其家語人曰吾惟寓宿於此耳江南藏書之盛爲天下冠錯力居多後主嘗歎曰羣

臣勤其官皆如徐錯在集賢吾何憂哉宋李穆來使見

錯及鉉歎曰二陸之流也

事物紀原云南唐徐氏二龍蓋謂鉉與錯也

嘗夜

直召對論天下事因及用人才行孰先後主曰多難當

先才錯曰有人才如韓彭而無行陛下敢以兵十萬付

之乎後主稱善時國勢日削錯憂憤得疾

天下名勝志曰初鉉以直

諫被逐池州錯思念涕泣至於失心其母請於後主曰

法有兄弟願令錯與鉉俱貶以緩其疾李主哀之爲召

鉉還而錯已昏瞶不識人猶記兄背上有

黑痣發衣捫之遂抱慟其悲號哭幾絕謂家人曰吾

今得免爲俘虜矣十四年七月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

郎謚文著說文通釋四十卷方輿記一百二十卷古今

國典賦苑歲時廣記

揚州府志又載說文解字韻譜十卷宋史藝文志錯有集十五卷

及他文章凡數百卷錯卒逾年國破遺文多散逸

談苑

南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彥字淑多改爲熒字蓋
章草之變錯曰此非一例言若漁陽彥者三揭鼓也
衡行漁陽提鼓歌云邊城晏聞若漁陽彥黃塵蕭蕭白日
暗淑歎服又後主忠清畧閨前草生錯令以桂屑布
縫中宿草盡死謂呂氏春秋桂樹之下無雜木也
記曰錯有後居金陵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有鉉錯
諸敎備存甚多入朝初授官詰云歸明人僞銀青光祿
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知內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
存其階
自也

查文徵

唐餘紀傳
日字光慎

歙州休寧人幼好學能自刻苦手寫

經史數百卷稍長任氣好俠聞人困乏雖不識必濟之
家本富坐是窮空不悔也或遺以金帛一夕盜盡取去
文徵不言雖鄰里莫知者久之盜敗於旁邑移文訊驗

人始知之咸推其量烈祖輔政初入謁烈祖召與語偉

其論宋齊正亦稱薦之以附於宋齊正唐餘紀傳曰初善陳賢因覺徐

知謬謫浙西以文徵爲判官或獻玉杯知謬喜酬以錢

百萬趣開宴出杯行酒至文徵偶墮地碎一坐皆驚而

文徵自若烈祖受禪人爲監察御史徐鉉水部員外郎

侍御史知雜制曰軟秦漢以御史掌門方之記我朝以

通才某官查文徵克負美名早從交辟尋陟郎署其推

王臣法藏之難俾其參決而察精無不當持議無不平

俾止經濫刑不知恥格率是弊用使持憲綱在能振舉

霜威肅清朝序爾其直躬而處眾正色以當朝糾謬繩

有典或不顧避陸明元宗立進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樞密

副使徐鉉知雜御史查文徵可起居郎樞密副使制曰
並居二職其可非才某官查文徵儒雅表文忠厚成質
早踐華實時爲名臣以南宮清望之資當憲府雄極之

任提綱有序而眾目以理正身自處而周行以清物論與之予用嘉尚居中理極不亦可乎噫爲朕腹心注人耳目執節一懈悔咎隨之爾其顧之無忝吾命閩主延義與其兄延政相攻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殷延義爲其下所殺推立大將朱文進元宗欲討文進文徽以爲延政首亂當先致討有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里巷少嘗爲賈入閤習知其山川險阻爲陳進兵之策文徽本好言兵遂請行元宗乃以爲江西安撫使令至境上審觀可否文徽銳於成功至上饒復命盛言必克詔發洪州屯兵以邊鎬爲將從文徽攻建州建人厭王氏之亂伐木開道迎我師行次益竹遇建州兵至又聞泉漳汀州皆歸延政懼退保建陽時臧循亦爲別將屯邵武延政襲破之獲循斬於

建州軍聲大剋元宗遣何敬洙等來援敬洙鎬與建州

兵相持文徽得建之降將孟堅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

州兵大敗潰去遂傳其城雖下建州沈括夢谿筆談曰

大將章某守建州城嘗遣部將刺事於軍前後期當斬

惜其才歸語妻妻連氏有賢智私使人謂部將曰汝法

當死急逃乃免與銀數十兩曰徑行無顧家也部將得

以潛去投江南李主以隸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

將適主是役城將陷先諭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重賞

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救之妾夫婦罪當

死不取國生若將軍不釋建民妾願同百姓死誓不獨

生也詞氣感慨發於至誠不得已為賊兵而入一城獲

全十國春秋曰仔鈞屯成埔城西巖山會南唐將盧

某假道過山下忽鼓譟攻壘仔鈞堅守弗與戰遣二枝

乞援師於建安及兵退二枝失期不至將斬之妻練氏

止之曰時危未靖奈何殺壯士仔鈞曰如廢法何練氏

法固不可廢不若縱之使自還耳仔鈞悟置不問或云

二枝邊鎬與王建封也建寧府志曰章仔鈞補城人

甘貧好學天祐中王審知據福州謙抑下士仔鈞撰三

策獻之審知喜薦於朝以爲西北面行軍招討使嘗語

人曰吾觀章仔鈞寬仁子孫必有厚福卒贈太傅李
元綱厚德錄云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
興子及第至達官者甚眾餘五房無及第者諸軍無紀
章鄭公得之父亦入房子孫出繼五房耳

律殺掠不禁民始失望有叛志矣元宗知而不問策功

遷撫州觀察使又拜建州留後由是文徽益自用時李

引義陵金陵授之節鉞仍編入屬籍更名弘義既遣其

兵部侍郎陳覺使於弘義覺還及建州又遣侍衛官顧

忠以偽敕使入觀弘義以覺初下官命不從覺乃與監

軍使馮延魯自建州興師弘義乞師於我王遣將余安

率水軍救福州大敗唐師弘義歸我更名孺贊遣弟孺

贊請入覲從之忠肅王卽位納賂胡進思言於王遣歸

任復貳於我謀歸金陵王命東南面安撫使鮑修讓擒
誅之傳首國挾吳越兵據福州僞遣謀來告福州亂文
徽喜率劍州刺史陳誨赴之馬書曰誨曰越人謨信未
乘其未定亟取之密誨屯汀口誨將舟師至福州城下
注云謨信無信也閩人語音

擊敗其兵執吳越將馬先進等三人文徽以步騎繼至
引義陽遣卒數百人出迎而設伏西門以待文徽傳令
徑入其城陷伏中大敗墜馬被執送錢塘將士死者萬
人青箱雜記曰王審知治城下有錢文惡之命劉去文
愈明又有謠曰風吹楊葉鼓山下不得錢來兵不罷
後福州軍校李仁福殺帥自立歸款江南既又叛江南
命攻之仁福又求救於錢塘比錢塘兵至而江南圍解
獲其將楊匡業乃其應也元宗遣使歸馬先進於吳越而求文徽吳
越王遣還將發爲置酒置毒歸至金陵毒始作元宗使
醫視之醫以珠置口中有頃珠色變黑醫曰疾不可爲
然猶十年乃死文徽遂病瘖以工部尙書致仕朱元降
周坐親黨安置宣州卒年七十距遇毒之歲正十年云
諡曰宣子元方元規元素元範元賞元方事後主爲水

部員外郎吉王從謙掌書記從謙朝宋太祖命知制誥

盧多遜燕從謙於館多遜奔次顧元方曰江南竟如何

元方歛衽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君臣之禮不知其

他多遜推枰媿謝曰勿謂江南無人使還通判建州盧

絳據歙州傳檄至建元方立斬其使及絳平宋太祖聞

元方所爲大悅擢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官元方子道

羅願新安志曰查待制道字湛然與祿監陶同祖父元

方以蔭歷殿中侍御史道幼沈疑不羣罕言笑奉養以

孝聞母嘗病思鱖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於河

鑿冰取之得鱖尺許以饋母疾尋愈解褐館陶尉曹彬

鎮徐州辟爲從事深被禮遇改興元觀察推官寇準薦

其才授著作佐郎潭化中蜀寇叛命通判遂州有使兩

川者得道公正清潔之狀以聞優詔嘉獎遷祕書丞從

知果州時寇黨尙有伏巖谷依險據犄角者其酋何彥忠

集其徒二百餘止西充之大水槽穀弓露刃詔書招諭

之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以懼罪欲延命

須臾爾其黨豈無誅誤耶遂欲服軍馬數僕不持尺刃
開闢林壑百里許直趨賊所初悉驚畏持滿外衛道神
色自若若臨胡牀而坐諭以詔意或譖之曰郡守也常聞
其仁是幸害我者即相率投兵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
歸農不加賜袍帶咸平四年代歸上言曰朝廷命轉運使
副不惟審度金穀益以察廉郡縣庶臻治平以占和氣
今觀所至或匪盡公益無懲勸之科致有因循之弊望
自今觀者每使回日先令其任內曾薦舉才識者若干
貪猥者若干朝廷議其否臧以爲賞罰從之俄出知寧
州會舉賢良方正之士李宗諤以爲賞罰從之俄出知
史館出爲京西轉運副使召入拜工部員外郎充度支
副使賜金紫出知襄州大中祥符元年歸直史館遷刑
部員外郎預修冊府元龜進中書侍郎判吏部選事糾察
吏員王著並命焉加刑部郎中真宗朝退之暇召馬
元講易使坐丹雘以久次進右司郎中真宗朝退之暇
耳聾表求外任得與李虛己同行簡預焉天禧元年以
秋蝗災民歉道不候報出官廩米振之及設粥糜以救
飢者給州麥四千斛解真宗種於民賴以濟所全活萬餘
人二年五月卒計闕眞宗軫恤之詔其子奉禮郎循之
乘傳往治喪事遷大理評事軾終制道性純厚有犯
不校所至務寬恕胥吏有過未嘗笞罰民訟逋負者或

出已錢償之嘗出按郡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
計直挂錢於樹而去兒時嘗戲畫地爲大第曰此當分
贈孤遺及居京師家甚貧多聚親族之孤獨者祿賜所
得散施隨盡不以屑意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者
待之愈厚多所周給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哀錢三萬
遺之愈厚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喪貧無以葬其母
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囊中錢與之且爲其女擇婿別
加資遣又故人卒貧甚其女婢於止一食默坐終日服玩
極於卑儉嘗夢神人居多茹蔬或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
年六十四論者以爲積龍圖閣待制始徙家海陵純厚
善所延也有集二十卷龍圖閣待制始徙家海陵純厚
長者以文行稱道從兄陶羅願新安志曰陶字大約初
州錄事參軍歸朝太祖詔大理評事試以律登科仕爲常
丞遷大理正歷侍御史權判大理寺賜緋衣銀魚斷官
仲禹錫訟陶用法非當陶抗辨得雪遷工部郎中俄出
知台州累遷兵部威平五年宋博爲大理議趙文海罪
不當宰相請以陶代之眞宗曰聞陶亦深文當加戒勸
宰相言當今熟法令少如陶比者遂遷祿書少監判寺
事時楊億知密刑院陶屢攻其失又命代之仍賜金紫
景德三年卒年七十拱之淳化三年歷任都管郎中遷

藏方陶卒時詔錄其子前崑山縣尉慶及事後主國亡
之爲太常寺太祝慶之終太子中舍
入宋仕至祕書少監知審刑院與道尤極友愛白金陵
破士族流離多貧困失職惟道兄弟盡力收恤聚食常
數十百人得任子恩皆以與族人以少長爲先後無親
疏之閒異姓亦分俸給之時其婚姻由是常苦貧而查
氏至今爲海陵望族許國衛皆其後也

邊鎬金陵人

玉壺清話曰江南邊鎬初生其父忽夢謝

晉清神鍊所披衣巾輕若煙霧曰欲託君爲父子頃寄
浙西飛來峰翻譯金剛經然其經流分中有未合佛旨
處願寄君家刊正無他祝慎勿以輩羶嗽我及七歲放
我出家爲真僧以畢前經夢託鎬生眉貌高古類夢中
者父愛之小字康樂成童聰敏攻文字盡苦夙誦堅求
出家其親不肯以輩迫之初不能食後亦稍稍及冠翹
秀鬢姻者眾親少事烈祖爲通事舍人以通敏稱玉壺
強之而娶焉

日後主愛其博雅屢用之保大初循州人張遇賢本羅
然而柔懦寡斷惟好釋氏縣小吏有神降於縣之刻杉鎮語人曰張遇賢非常人
當事我遇賢往視之會州境羣盜起各擁眾數百無所
統相與禱於神神又大言曰張遇賢汝主也遇賢遂稱
王江南野史曰遇賢作亂皆絳其衣時謂之赤軍子改元馬書曰改元永樂置百官度
嶺襲虔州五代史曰遇賢禱於神神曰遇賢是羅漢可起未有所統問神當爲主者神言遇賢遂共推爲帥遇賢自號中天入國王改元永樂羣盜皆絳衣攻剽嶺外
問神所向神曰當過節度使賈浩閉門登陴不敢出遇
嶺取虔州遂襲南康賢據白雲洞眾十餘萬元宗遣洪州營屯都虔候嚴思
率所部討之鎬爲監軍虔有書生白昌裕沈密有謀鎬
引與定計刊木爲道襲白雲洞會遇賢所事神棄去不

復降語賊眾遂償其裨將李台執之以降策功遷洪州營屯諸軍都虞候二年查文徽以樞密副使出師伐建州詔鎬爲行營招討洪撫饒信歙等州諸指揮都虞候從文徽行然眾纔數千戰敗退舍元宗聞之遣何敬洙祖全恩姚鳳來援敬洙與鎬進兵奪其險要自崇安進次赤嶺與建兵方相持爲背水陣文徽使騎繚出建兵後與敬洙鎬夾擊大破之遂取建州降王延政復取漳州事平諸將皆爭功鎬獨無一言七年楚馬氏兄弟相攻希萼雖勝尤無道元宗知楚難方殷以鎬爲信州刺史領屯營兵兼湖南安撫使駐袁州萍鄉有警許便宜從事楚人果復廢立鎬自萍鄉帥師入潭州遷馬氏之

族及文武將吏於金陵

資治通鑑曰竊慮馬希崇帥其族入朝馬氏欲重賂竊奏乞留

居金沙竊微陋曰國家與公家世爲仇敵殆六十年然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鬩閭困窮自歸若復

二三恐有不測希崇無以應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

慟登舟送者皆哭響振山谷又曰先是南唐欲取湖

南以竊多藝使詐爲僧遊長沙弄鐵行乞遇城恆擲起

鐵度門高下得其虛實先是長沙有童謠曰鞭打馬走

不暇未幾果爲邊竊所滅唐餘紀傳曰希崇以見伐

也謀拒我師或諫以事必不濟不得已率弟姪輩出降

竊下馬稱詔勞之已而希萼亦遂拜漳州節度使南漢

來見竊以禮遣希崇希萼入朝

將潘崇徹攻郴州竊出兵爭之敗績遂失郴州竊懼南

漢寇邊未已請除道全二州刺史詔以廖偃爲道州刺

史張巒權知全州然湖湘之憂實不在南漢也自馬氏

廢立以來帑藏空竭土地旣歸我資治通鑑曰時唐悉

粟乃至舟艦亭館花馮延巳爲相矜平楚功不欲取費

果之美者皆徙金陵

於國專培歛楚人以給經費人心已離鎬柔而無斷日

飯沙門希福

馬書曰初平建州凡所尅獲唯以全活爲務閭人德之號程羅漢及尅湘潭市不改

肆楚人益喜號

逸善薩既而政出多門莊再無斷人皆失望遂號逸和尚三楚新錄曰鎬非將才每出皆載

佛而行祝以請

佛由是三軍解體江西新建縣普賢寺有鐵像高丈餘重二十萬鎰爲袁州刺史時所造紀

綱頽弛不之問初咸師朗來歸

資治通鑑曰漢淮北郡盜多請命於唐唐主遣

神衛都虞候皇甫暉等將兵萬人出海

泗招納之蒙城鎮將咸師朗等降於唐以所部爲奉節

軍從鎬入楚廩給薄於楚之降卒偶語怨望而糧料使

王紹顏每給奉節糧輒刻削之軍校孫朗欲殺紹顏紹

顏匿困下得免官屬請斬紹顏以謝將士鎬不聽朗乃

謀殺鎬及紹顏據湖南歸中原夜率所部取草燒府門

火輒不發良久傳漏者覺之以告鎬出衙兵與鬪勝負

未決鎬命吹角亂兵朗等以爲將旦亟斬關奔朗州盡
 以潭州虛實告劉言資治通鑑曰孫朗等奔朗州王逵
 屢捷淮南兵易與耳今欲以朗州之眾復取淮南可乎
 朗曰朗在金陵數年備見其政事幸矣何暇兼并
 忠佞無別賞罰不當如此得國存幸矣何暇兼并
 朗請爲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逵悅厚遇之言久
 懷叛志得朗言大喜遣其將王進達周行逢來攻資治
 通鑑
 日唐召劉言入朝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伐我奈何逵
 日武陵負江湖之險帶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於人邊
 編撫御無力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猶豫周行逢曰
 機事貴速緩則彼爲之備不可圖也言猶豫周行逢曰
 陵酋豪王逵劉綬等十數人乘時舉兵數日而有入
 千之眾行逢與馬部眾兼行遇夜奄至城下鼓噪斬門
 而入其時鎬軍驕勝士卒解甲不復防禦又昏黑之際
 忽聞兵入倉卒驚駭計無所出皆束手就戮遲明既者
 十有八九鎬以單騎鎬亦備言已而聞人謂忠順信之
 趣走於是遂據其境鎬亦備言已而聞人謂忠順信之
 及言兵已拔益陽遂夜棄城出奔列城皆潰盡喪楚地

坐削官流饒州而他將棄城者皆斬湘中謠言馬去不用鞭至是驗十四年周師大入齊王景達爲元帥出兵援壽州起鎬爲大將戰敗被執世宗命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及元宗割淮南地請盟乃歸鎬卒於金陵

南唐書注卷五

南唐書注卷六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周柴何王張馬游刁列傳第三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瑜葬宿松即墓
爲祠子孫居其旁者猶數十家本少孤羈貧有勇力常
獨格虎殺之吳武王起隸帳下勇冠三軍每奮躍先登
攻堅摧鋒蒙犯矢石身無完膚戰罷輒自燒鐵烙其創
食飲言笑自若累遷至淮南馬步使武王取江西撫州
刺史危全諷率諸州兵十萬來爭其地五代史曰全諷欲舉兵錢鏐適
送吳故將王茂章於梁道過全諷請見其兵全諷陳兵
與茂章登城望之茂章曰我素事吳吳兵三等如公此
眾可當其下將耳非益兵十
萬不可而全諷終以此敗屯兵象牙潭楚人圍高安

以援全諷江西守將劉威警書至

按威慎縣人楊行密表爲廬州刺史累官

鎮南節度使

武王謀可將者判官嚴可求薦本時本從軍取

蘇州不能下

資治通鑑曰乾寧五年三月周本救蘇州爲兩浙將顧全武所敗九月全武攻蘇州

城中及援兵食皆盡刺史臺濠及李德誠等棄城走援兵亦逐全武遂陷蘇州追周本於望亭五代史周本戰於白方湖本敗

蘇州復入於越

恥之稱疾臥家可求自往強起本本曰

吳門之役非賊果強徒以我將帥權輕下皆專命故無

功今必見起勿用偏裨乃可許之得精卒七千晨夜兼

行武王初命解高安圍本曰楚人非欲下高安第爲全

諷聲援爾今先敗全諷楚人必棄高安走何足擊哉乃

馳至象牙潭急擊之大破其軍擒全諷

資治通鑑曰危全諷在象牙潭

營柵臨谿互數十里本隔谿布陳先使贏兵營柵全諷兵涉谿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自相

疎精竭水死者甚眾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及將士
五千人其眾且笑曰本直擒象牙潭突其壘疾攻之
全諷少其眾呼撫人大崩矢石未及接爭赴水以死本
其後乘高疾呼撫人大崩矢石未及接爭赴水以死本
建大將旗鼓徐驅而薄之全諷楚人亦逐吉州刺史彭
據胡牀瞻視不及指揮而就擒楚人亦逐吉州刺史彭
玕資治通鑑曰玕本赤石洞蠻酋鍾傳用爲吉州刺史
楚王殷表玕爲郴州刺史淮南野史曰彭玕者籍爲
廬陵人少好學道經唐梁之際天下阻兵遂以門籍卒
羣宵有大志常快不快於吏事每自肆坦不從職務
時曹皆鄙之一旦吏酋李氏因私命誘屬燕飲而玕不
之召自往赴之見數十輩已會久之李不具饌玕知其
忌已遂去爲遺其席帽行數里乃復往見其宴飲知
玕乃含笑取帽而去歎曰大丈夫當取富貴列鼎俎何
必狎此鼠輩而聚歎歟乎其婦問之曰請以箱履之資
易酒饌以致報何歎恨之有玕從之乃召李氏主客告
至酒酣謂眾曰玕不調不能從事於諸君請自此決
退耕於農矣既歸鄉里有山名王嶺遂破家鬻產治鐵
爲兵宰牛練楮爲甲冑與兄弟唱義師以自衛鄉黨
爲名得勇力無賴五百餘人玕乃建立偏裨與約號令
聞於郡縣守宰未能禁未幾羣盜數千攻剽撫州鍾

傳都督江西入郡不能制禦時南城人危全諷兄弟亦
起義帥結連玕併攻之斬其賊酋盜奔潰傳聞其勇
敢不獲制之遂表全諷為撫州刺史玕為吉州刺史玕
歸本郡乃廣城池務農耕禁人賭博時有數卒為竊玕
乃斬之於市而以令眾庶玕欲報李使人誘之博於其
家李未之知遂圍之盡誅其妻孥數十口其偏裨將校
袁大農等十數眾因私言曰使君今已位重者賴吾等
力成其功而諸將並無分祿之地玕竊聞之因雪寒伏
甲於幕下夜會諸將宴樂酒醉玕因盡殺之及楊行密
據有江淮而鍾傳死南昌已歸順玕乃強項不從慮勢
孤弱使通好潭州楚穆王為援因與危全諷及信州危
仔昌虔州盧覽于等數州聚兵下攻方進取江州行密
遣大將周本征之玕等逆戰於象牙潭為本所敗退走
乃使兄弟立寨於新淦二十里風岡拒之秦劉則嘆水竭
角風雨雷電劉守真能驅鬼神每與兵掠秦劉則嘆水竭
戰不利棄寨而還玕夙將既先誅戮無以禦敵乃拋擲
退保朱川遂連馬氏因盡掠百姓口幾千餘家入郴
衡馬氏以玕為郴州刺史兄弟皆莅縣邑追十年而玕
死因鄉酋龍寶光裂裳為旗夜呼內外曰有欲返江南
者請從此行凡得數百戶追千餘人以歸其副使發兵
數百遮之寶光乃帥兵壯執大斧長刀臨水拒之與戰

追兵而還至今王嶺風岡寨坵存焉及馬氏歸順江南
餘民皆至惟玕之子孫恥而不返初玕既入湖南行密
使掘其墳陵惟見大蛇長二丈許口信州刺史危仔昌
未開遂殺之玕亦死一本玕或作吁信州刺史危仔昌
吳越節度使子昌撫州南城縣人任新撫使信州刺
史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傅奔於我武肅王禮以賓席惡
其本姓危乃更元因爲錢皆棄城去江西始定本之初
塘郡宋元絳是其子孫
至也卽揮兵進劉威欲留宴犒不許或曰敵兵盛宜審
觀形勢本曰賊眾加我十倍使我兵知之未戰先奪氣
矣急乘其鋒用之乃可有功已果如所料武王奇其能
用爲信州刺史資治通鑑曰吳越兵攻信州信州兵繼
數百逆戰不利吳越兵圍其城本欲闢
張虛幕於門內召僚佐登城樓作樂宴飲飛矢雨集安
坐不動吳越疑有伏兵中夜解圍去檣神錄曰本制
信州時入觀楊都一夕遇私諱日獨宿外舍張燈而寐
未熟聞室中有聲視之見火鑪冉冉而上直抵於屋頂
久乃下飛灰勃然明日浮埃覆吳越將陳璋據衢州歸
物亦無他怪廣陵人傳爲異事

款吳越備史曰璋本周儒黨降於我以從征董昌功破
客軍張洪等疑懼與其黨三百餘人奔璋璋納之丁章
叛於永嘉州田頌使其下招之璋因假道而遣王闓
密使衢州羅城指使葉讓殺之璋洩璋殺讓初王
命璋城衢州工畢以圖璋王王視西門梓樹謂左右曰
此樹不人城璋非越人圍之武王遣本迎璋越人解圍
吾藩也至是驗

出璋而列兵不動本遂以璋還裨將呂師造曰越有輕

我心必怠請擊之本不可馬書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

戰且破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擊可勝乎君今在此吾事訖矣柯爲復

待其先動擊未晚也璋亦以爲然乃還越人躡我軍

至中道宿夜半本陽驚棄輜重走而設伏於旁越人果

急追伏發前後夾擊盡殲其眾唐莊宗入洛吳遣司農

卿盧顥往聘還資治通鑑曰顥洛陽人吳主使顥奉使
如所料歸言唐宗荒於游言莊宗知本名由是召爲雄
畝尚財拒諫內外皆怨

武統軍俄出鎮壽州改廬州加安西大將軍太尉中書
令西平王本不知書然能尊禮儒士遇僚屬以禮士民
愛之性朴無他才惟軍旅之事若生知者烈祖將受吳
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名位隆重諷之使率羣
臣勸進本已昏老其子祚懼家禍代署表上之本初不
知猶謂所親曰我受吳室厚恩老矣復能推戴異姓乎
資治通鑑曰徐知誨以本位望隆重欲使帥眾推戴本
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
危又使我爲此可乎其子弘祚強之不得已與德誠
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誨功德請行冊命吳宗
室臨川王濛廢居歷陽聞將傳禪乃殺監守者與親信
兩人走詣本本卽欲出見之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
郎君也奈何不使我一見祚拒閉中門令外人執濛告

之濛遂誅死

馬書曰濛被殺吳室遂移本隨至建康勸進

本媿恨屬疾數月

卒

資治通鑑曰本以不能存吳媿恨卒

又曰本既勸進歸歎曰吾不能誅篡國者以報楊氏豈能事二姓

乎憤惋

而死

年七十七本晚好飲酒樂施子或曰公春秋高

宜少儲積爲子孫計本曰吾繫芒屨事吳武王位至將

相何人所遺乎既卒太常言準令廢朝三日烈祖以本

舊將命有司講求優典禮官言前朝嘗爲汾陽王郭子

儀廢朝五日詔用之謚恭烈葬給鹵簿

金谿周氏家譜曰本初名延本

周匡子天祐初授行營應援使平危全諷轉百勝軍節度使加中書令西平王卒於南唐昇平戊戌謚恭烈夫

人陳氏封助子鄴鄴本長子也少驍勇每從其父征討國賢良太君子

本爲信州刺史略地至建州道經險阨被圍垂困鄴躍

馬救之手殺數十人翼本而出建人駭懼潰去事烈祖

典親軍出爲滁州刺史暴猛很戾常蓄飛揚之志烈祖
以本故優容之南唐近事曰業爲左街使刺史本之子
方潛飲人家醉不能起有問上者上顧親信施仁望日
望既往十人詣災所見其馳救則釋不然就戮於昧仁
仁望怨之泊火息復命至使殿門合劉郎先至亦將白
災事仁望揣劉意不能蔽業又懼與之結罪計出倉卒
遽排劉越次見上曰火不爲災業誠如聖旨上曰戮之
乎仁望曰業父本方臨敵境臣未敢卽時奉詔上撫之
凡大悅日幾誤我事仁望自此大獲獎用業乃全恕問
歷陽公楊濛被執歎憤逾月國人亦以此稱其好義本
卒後仕至廬州節度使安慶府志曰周業周本子勇略
講民閒疾苦資接無虛日自至廬州刺史有惠政士民
愛之青墳高議云今巢湖古縣也南唐周業廟碑謂
漢末魏初之昇元六年卒馬書烈祖紀曰六年春三月
日城陷爲湖昇元六年卒廬州馬仁裕卒以滁州刺史
周業爲保信軍節度使留後又嗣
主紀曰六年夏四月廬州周業卒

柴克宏父再用事吳有功柴再用汝陽人始名存隸孫

友有告小校反儒帳下與小校某者結為死

日與彼結死友反則同反耳公誅之復何問儒大奇之

都押衙勇敢善戰所向克捷累遷光州刺史朱全忠攻

淮南自申州抵光州使人謂再用曰下我以爾為蔡州

伏甚恭日光州城小兵弱不足辱王威怒若先下壽州

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去及攻壽州不克獲淮

再用拔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常破吳越將

張仁傑於魚蕩先登陷陣恢復東洲是日交戰再用舟

忽寢長稍俘之僅得濟家人為飯僧干人以酬吳報再

用悉取以犒士卒日士卒濟我僧何力焉高祖建吳國

歷官馬軍都指揮使加德勝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史官

王振詢其戰功日鷹犬微勞肯社稷之靈余何功之有

報不至德勝軍節度使克宏以父任為郎將為宣州巡

檢使初至城塹皆堙圯不治吏云白田頴唐書日田頴

台肥人略通書傳沈果有大志與楊行密同里約為兄

弟應州募屯邊遷上將行密據廬州頴謀為多攻趙錡

於宣州鎗出東籍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近曉不能
及類乘輕船追之鎗驚遂見途行密表類爲馬步軍都
虞候沙陀叛將安仁義奔淮南行密大喜屬以騎兵使
在類右兩人名冠軍共攻常州殺刺史杜稜錢鏐方
屯潤州一夕潰會孫儒南略等屯丹陽儒火揚州壁
廣德類破其屯與戰類走行密怒奪其兵或勸行密曰
強敵傳墨不用類非計也行密復將類儒兵仁義通好日
以疑行密行密待益厚署行軍副使卒用武仁義人即
儒乃表仁義爲潤州刺史類寧國軍節度使果還檢校
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義至檢校太保使類平馮
弘鐸至揚州謝行密左右求賞不巳獄吏亦有不許類始
日吏覬吾入獄即又求池歛爲屬州行密部將徐綰叛
將還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是時錢鏐遣客何曉見綰
入杭州逐綰綰屯靈隱山迎類類遣客何曉見綰叛
宜東保會稽無爲虛屠土眾也鏐日遣客何曉見綰叛
爲人長何助逆耶類攻北門鏐登城與語射中產下類
築壘絕往來道鏐患之出金幣十輩募能奪地者陳璋
以死士三百免胄馳擊奪其地鏐授璋衛州刺史類攻
城未克鏐將濟江絕西陵爲鏐迎女且告行密日類得志
密欲女鏐子鏐乃急遣元璩迎女且告行密日類得志
爲患必大請以子爲質願召還類行密使人謂類日不
還我遣人代守宣州類不從鏐輸錢二百萬緡縞軍類

又請鏐子元雅出質乃與綰引兵還然內怨行密與鏐
 因移書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譬百川不朝於海雖狂
 奔直漫終為潤土上不若順流無窮也東南楊為大刀
 金王積如阜願公上天子常賦願請悉儲峙單車以從
 行密答曰貢賦繇汴而達適足資敵爾於是願絕行密
 大募兵李神福白殺之諸將必叛宜先用願遣之行密
 至汴通而反狀未明喜屯宿州須變行密以康儒在願
 授廬州刺史以開之願怒族其家儒曰公不用吾謀死
 無地矣願與安仁義連和攻昇州密劫刺史李神福妻
 厚養之矣神福方宜速攻之願遣李皋詒書神福謂將
 日願反此心腹疾宜速攻之願遣李皋詒書神福謂將
 家在在此苟從我當分地以王答曰吾以一卒從吳王
 上將終不以舟師易福後至吉陽破機兵於曷山始願
 王壇等以舟師福反舟順流急繫大破之因縱火士多
 神福軍半濟神福反舟順流急繫大破之因縱火士多
 死明壇復戰敗於皖口願乃自將來戰神福曰賊棄
 城而來此天亡也乃戰於皖口願乃自將來戰神福曰
 走道仁義焚東塘戰艦夜攻常州不出請行密至夾岡
 二戰解甲而息追兵不取嚮願陳舟蕪湖行密遣將
 茂章收潤州仁義以善射冠軍中當時稱朱瑾樂米志
 咸弩皆為第一仁義常曰志誠弩十不當瑾樂之一瑾

梁十不當吾引之一人以爲然又其治軍嚴善得士心
戰卒數百豪傑不毀開門關先告所當中然後射之茂
章等不敢與角行密遣使謂曰吾不義欲降其子固諫乃止
復爲行軍副使但不可處兵仁義告額必反我固諫乃止
行密召其將臺榭泣語曰人嘗告額必反我固諫乃止
額果負我吾思爲將者非公莫可蒙額首謝率騎渡江
爲陣以行上笑其怯濠日額宿將多謀備之何害與王
增等戰廣德濠以行密書遺增諸將皆再拜氣奪濠麾
兵擊之殲走神福既以不戰遺增諸將皆再拜氣奪濠麾
湖間壇敗留精兵二萬屬郭行琮身走城濠之行爲狹
營小舍規者以爲才容二千人行琮輕之不復召兵與戰
黃池矢石始交而濠逐兵爭逐北遇伏額大敗召兵與戰
兵不得入行琮及壇皆歸行密逐北遇伏額大敗召兵與戰
爪牙都身薄戰濠退軍示弱士超額患自料死士數百號
奔城橋陷爲亂兵所殺年四十六其下猶關死戰軍潰額
潰額始以元薩歸戰不勝輒欲殺之額母護免及鏐與
行密合額曰今日不勝必殺元薩已而額母死傳首至淮
南行密泣下葬以庶人禮亦葬康僑還元薩於杭額善
爲治資寬厚通利商賈民愛之善遇士若楊夔康輅夏
候淑殷文圭王希羽等皆爲上客文圭有美名全忠鏐
交辟不應額置田宅迎其母以煬事之故文圭爲盡力
變知難不足亢行密著爾賦以戒額不用行密使王茂

章穴地取潤州安仁義以家屬保城樓兵不敢登召李德誠曰汝可以委命乃抵弓矢就縛父子斬楊州市

王茂章李遇相繼叛無敢爲守備者克宏嘻笑曰豈有是哉大加營繕後吳越兵至賴以得全積功遷泗州刺史罷歸爲龍武軍都虞候好施予不事產業故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弈縱酒自若也時元宗自謂唐後規取中原復舊業羣臣多大言迎合主意克宏獨未嘗語及軍旅人亦不以爲知兵故不遷久之出爲撫州刺史時淮南交兵吳越伺閒來寇克宏乃請效死行陣元宗嘉之授右衛將軍遣與右衛將軍袁州刺史陸孟俊同救常州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纔羸卒數千樞密副使李徵古給戎甲皆朽鈍克宏言於徵古曰卒已非素練

得器械堅利猶可用奈何給此徵古嫚罵之見者皆忿
克宏知徵古狂生不足較怡然不少動至潤州徵古終
不快白召克宏歸以神武衛統軍朱匡業代之燕王弘
冀以爲克宏可任卒遣行克宏帥師至常州徵古猶遣
使趣其歸克宏曰吾計日破寇爾何爲者必錢氏所遣
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來克宏曰李樞密
來吾亦斬之遂斬使者以殉資治通鑑曰吳越遣丞相
吳程督衢州刺史鮑修讓
中直都指揮使羅晟攻常州修讓等先成福州與程有隙至是程抑挫之二人皆怨克宏至常州蒙船以幕匿
甲士於中聲言中書舍人喬匡舜使吳越今往迎羅者
以告程程曰兵交使在其間不可妄疑唐兵登岸徑薄
吳越營晟不力戰縱然後勒兵進大破吳越兵於常州
據程帳程僅以身免

斬萬級獲其將數十人

馬書曰常州有隋末陳杲仁祠杲仁見夢於克宏曰吾與陰兵

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突越兵克宏繼之
 俘賊甚眾克宏奏封果仁爲武烈大帝常
 果仁字世威晉陵人生梁太清朝舉進士
 御史隋大業五年奉詔討賊平洞寇於長
 樂伯通叛眾十萬累官銀青光祿大夫義
 世幹叛奉詔斬之拜大司徒沈法興置酒
 晉陵果仁娶於沈偵知其謀法興與李通
 其忠祠祀焉於徐鉉武烈帝廟碑銘曰臣
 玄化下宰司契牧民之瑞所以報憂勤天
 諸神道玉燭景風之聖人覩災而懼因敗
 以警安逸是以古之聖人覩災而懼因敗
 正之勳偃武修文之業延洪光大有幽贊
 莫九州受倉水繡衣之命武師牧野接五
 或假靈於五將三門或取象於長庚北落
 代有之然則潔粲豐盛崇名紀號欽明天
 元本政之大者也茲我后所以側身修德
 烈帝所以禦災捍患光膺帝服人神合應
 帝才冠生民道高振古登賢能於老論昭
 若夫忠孝文武之風信智言行之懿錫
 凶靜亂之勤論道經邦之猷煥丹霄錫
 之節驚愚顯俗之奇固已炳煥丹霄錫
 標名祀大庇蒸民犧牲玉帛數有加於

禮遂釋於眞王是知妙極無方數均不測告禎符於斯
獨能雖通兩洞靈實聖哲之所務而問神語怪非典制
之攸先故陽推而論蓋史臣之職也主上以功成弗處
無德不報增封進號厥有舊章乃下詔冊贈武烈帝備
名數遠也於是正南面之尊廟大壯之勢昭武烈帝備
奕崇堂雒門兩觀之嚴左城右平之制直旂鑾輅雲罕
軒懸兼三代之盛儀抗五郊之殊禮與夫周人革命止
陳玄牡之祈晉室主盟但用朱絲之縞報功之典不亦
盛乎常州刺史何重貴初領前軍獨當強寇以忠貞爲
甲冑以恩信爲金湯首建賊鋒力全郿壘寒帷之任因
以晴廟坐樹之風更成德讓皆足以光昭雅頌垂示來
雲後之君子知天命不可以智欺大福不可以力勝幸
災枯亂鬼得而誅背盟姦好人將誰與覆車斯在殷鑒
匪遙類委土以爲師樹豐碑而紀事下臣奉詔謹勒銘
云玄功不宰帝德無爲化機冥運羣動交馳必有不測如
鑒而董之董之伊何惟帝之職忱惚有象陰陽不測如
岳降祥配天輔德保我蒸民莫非爾極偉哉聞傑多藝
多才名馳八紘位重三槐祀典光敬王封肇開人思邵
樹俗畏軒臺洪惟我后積仁累慶運啟再造功宣二聖
金鑑在握瑄璣以正陰陽旣和人事交應時災有數孰
克違斯靈命自天疇能問之盜兵竊發玄貺冥期風雲
鼓蕩氣勵職夷蕩侯助順霍山啟道卑聽匪遠誠明則

到上曰欽哉享茲昭告帝服加尊大名紀號多璽既平
連營既平奕奕新廟崇崇百城民罔疵癘年斯順成庭
有備物時殷頌聲廟福何常惟人所擇棄信義恃自
眾與力上帝不錫明神是殛勒石嚴祠敢告萬國
保大來邊事大起克敵之功莫先克宏者拜奉化軍節
度使復上疏請援壽春行至泰興發瘍數日卒國人莫
不痛惜謚威烈初克宏母自表其子可爲將徵古抑之
母又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甘孥戮元宗始用焉
及徵古誅死詔暴其罪亦以折辱克宏爲言

何敬洙廣陵人幼遇亂吳將楚州刺史李簡

李簡上蔡人

密爲親將會孫儒屯廣陵行密出兵拒之爲儒所困幾
不得脫簡率敢死士百人拔行密出重圍有功歷官至
常州刺史累官武昌軍節度使加鎮西大將軍兼侍中
幸徐知訓故簡甥也風留簡視兵二千於金陵表薦
簡子彥忠代父鎮鄂州時知誥輔政不許知誨大怒曰
劉崇俊兄之親三世爲濠州吾妻族獨不得武昌耶由

是漸與得之給事左右簡酷暴僕使小過率置之死不

少貸敬洙與其伍戲小廳下有持簡所寶硯過顧曰孰

敢毀此敬洙時被酒奮曰死生有命何爲不敢奪硯擲

石階上碎之翼旦簡聞硯毀命撿至皆謂必死簡妻素

奇敬洙匿之堂奧旬日簡謂已逃亦不問會有烏逐簡

噪避之隨至大怒曰恨何敬洙不在此敬洙善射故思

之語未畢敬洙挾朱彈鐵丸拜於前起一發斃之簡大

喜不復詰毀硯事有善相者簡使相諸子曰雖皆善然

無及公者獨指敬洙曰此人殆過公簡益喜之

江淮異人錄曰

董紹顏能知人嘗詣簡簡出諸子示之時有平頭小兒何敬洙侍簡側紹顏曰諸子雖貴然不若此平頭也義祖鎮潤州紹顏在焉嘗問衛中語將校品第之有藍彥思者謂紹顏曰爾多言或中也紹顏曰郎君非善終者

彥思曰吾軍校死於事吾事耳何足言紹顏曰汝軍得死好鋒刃下後郡中火衙中亦爲備造貯水桶軍人因是持桶刀爲及長用爲軍校簡卒事烈祖爲裨將進天

亂彥思死焉

威軍都虞候建州之役爲行營招討長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討敬洙堅謂閩地僻陋不足勞大兵文徽開譬之不得已行及平建州敬洙功最然以推王建封無吝色拜楚州團練使敬洙自以初事李簡於是州尤自感勵常微服遊里巷察民疾苦有科調輒先爲經畫民不知勞馬書曰會連歲出師楚州地當供億民不知勞亦敬洙爲之節度也坐聽事與賓佐譚讌民有訴事者立引見親自剖析曲直皆厭服而出保大八年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來附且乞師元宗命敬洙援之遷武昌軍節度使周人侵淮南命武安

軍節度使王進達領所部州師入江南境進達奉詔行
且遣部將潘叔嗣爲先鋒取鄂州長山寨殺三千人元
宗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出城除地爲戰場曰敵至吾
與兵民俱死於此丈夫豈能惴惴閉門自守耶會叔嗣
自長山回戈襲朗州進達狼狽去人重其決南唐近事
曰建隆初
敬洙自江西移鎮鄂渚下車日小亭中復見一烏顧何
而鳴柯曰昔全吾命得非爾乎乃取食物自置諸掌烏
翩然下食柯掌中清異錄曰何敬洙帥武昌時司倉
彭湘潔習知膳味就中脯腊尤殊敬洙撒掌公廚郎中
號爲加鎮國將軍中書令後主嗣位以病足乞解官授
右衛上將軍芮國公致仕南唐近事作
太師致仕給全俸第門列
戟四年二月卒年七十七廢朝三日贈鄂州大都督左
衛上將軍諡威烈

王會廬州廬江人本名安少事吳武王王嘗臨戰升高
冢望敵安捧唾壺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忽有卒持稍
徑趨王莫能禦者會置壺於地引弓射之一發殪徐納
弓歿中復捧壺立色不變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此
他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烈祖伐吳用爲百勝軍
節度使虔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往來節度使當燕勞
問遣而會故名犯漢王祖諱乃賜今名昇元五年卒年
七十三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睢陽人

馬書作
陽山人

故唐末任爲陝州

司馬從父愼思擢徐州留後延翰往省之告以北方將
亂欲避地江淮全家祀愼思是其言慨然遣之入吳爲

鹽城令有治績烈祖以平章事領江州封潯陽侯表延

翰爲江州觀察巡官通判軍府事馬書作烈祖輔政以潯陽爲封邑乃以延

翰爲江州觀察巡官通判軍府事馬書作烈祖輔政以潯陽爲封邑乃以延

宣字致用少事吳爲軍校隸大將柴業業愛人嚴下諸

將化之惟宣頗肆暴戾劉從信聞虔州虔人乞師於楚

信遣宣及高審思分兵禦之及鎮鄂州置還諸軍都虞

候徒爲左街使皆嚴酷爲理及鎮鄂州置還諸軍都虞

人罪無大小入無全者未幾境內大治道不拾遺會雪

中炭肆相關錄問之言市炭一秤而輕不及數宣使秤

之信然乃斬賣炭者梟首懸炭於市自是率以五十斤

爲一秤無敢輕重時又有應州帥張崇江南別史曰

不知何許人帥廬州所爲不法常入觀廬人曰渠伊想

不復來矣崇歸乃計口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觀聞有罷

府之議人不實指道路相見者皆將鬚相慶崇歸又

徵瑒鬚錢嘗爲伶人所戲使一伶假爲人死有遺當作

水族者陰司判曰焦湖百里一任作類崇亦不慚時

又有李德柔字子懷鄱陽人始爲小吏善伺人私捕獲

亡命所至必得時目爲李貓兄累遷大理卿持法苛峻

獄有未成則以益席卷因而倒置之死者甚眾德柔本

無學術安稱博學每呼馬爲韓盧染工爲伶倫然不附
姦佞善守職故終其天年初元宗欲置北寺獄德柔諫
曰世豈乏士乃俾閹豎得弄
文墨耶議遂寢論者韙之爲左街使恃功驕暴延翰
廷劾之强豪屏迹進禮部侍郎時未設貢舉士有獻書
論事者第其優劣選用烈祖悉以委延翰號爲精覈兼
選事務進孤貧吏不敢爲姦利元宗輔政謂人曰張君
議論公正處事悉有條理吾得傾心聽之由是六司綜
領殆徧時望歸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年纔五十餘
人猶以爲柄用晚屬疾益侵不復能治事烈祖以爲國
器方一意任之不許其去遣使勞問賜良藥旁午於道
卒年五十七贈太傅

馬仁裕徐州人唐北平王燧裔孫世爲武寧軍校仁裕

母方孕夢呼北平王來歸及生紫氣充庭數歲學兵法

通解若素習遇亂南奔事烈祖爲昇州牙吏唐餘紀傳曰既長以

平職隸先主左右與周烈祖領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

宗曹琮俱爲先主親吏烈祖領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

聞朱瑾之亂馳入白之烈祖卽日渡江定亂馬書曰義祖入誅瑾

黨騎將李章素善理與同六人當斬五人已斬次至章

厲聲曰四郊多壘而斬壯士耶時仁裕監斬壯其言聞

於烈祖釋之後累建功至虔州節度使爲理嚴重禁戢

左右賓禮寮屬會周本卒移鎮廬州加中書令卒年九

十唐餘紀傳曰先主鎮金陵仁裕猶從幕府周宗成

禪代宋齊立開之先主請斬宗謝中外先主將從之仁

裕邀徐玢共爭宗獲免因與玢定議決日行禪召宗復

本職且誦李德誠周本等勸進馬書曰烈祖以女妻

之是爲興以功遷左領軍將軍歷楚州刺史右金吾衛

大將軍烈祖代吳拜潤州節度使徙廬州爲政寬簡廉

平甚得民心唐餘紀傳曰先主受禪心德仁裕等嘗宴

勳舊於天泉閣仁裕以舊恩特預禮數恩

命與本及李建勳等未幾復宴齊王及宗於崇
英殿獨仁裕與俱道舊爲樂他將相莫得預
昇元六

年卒於鎮徐鉉唐故德勝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

被萬物處其中者是爲賢人功濟橫流讓其先者方稱

家垂令名於必大是以長沙吳芮繁祉邁於三雄南陽

賈復貞龍隆於四七歷代已降靡不由之迄於我朝則

扶風公其人矣公諱仁裕字德寬其先扶風人子孫或

從官於徐方今爲彭城人也粵若萬邦作又益有佐禹

之功因封受氏耆有卻秦之績公侯必復關西靡孟起

之威文武未墜南郡被季長之德存乎諸牒無俟闡揚

曾祖某祖某皆以鹵莽之氣當屯蒙之運不履王侯之

事歸全父母之邦考某少負雄名爲武寧軍裨將才高

位下厥用弗昭累贈尚書右僕射傳曰有明德而不顯

當代後必有興者故其餘慶集於我公惟公克稟粹靈

鳳彩奇應方娠而神脫協夢既生而異氣充庭宗族相

驚閭里交慶識者謂之曰不意英物復鍾此兒天將啟

之馬氏爲不朽矣長而爽邁轉以博聞善無常師器以

虛受乃皇國中否赤縣淪災戰國縱橫爭求策士孔門

堂與半作家臣公負先見之明審擇君之義舉旗沛澤

卽授中涓定難京城仍參主簿而上方從歷試允懋臣

功經綸草昧諮訪遺關公親倚左右日奉謨猷能知四
畧之爲且掌賓客之禮勞無伐善夙夜不離於公美則
歸君議論莫窺其際出入二紀懋肩一心車服以庸寵
祿來假乃升朝序乃掌禁師以佐領軍將兼總承相之
兵衛中令惟一任眾惟睦推以恩信先之勤勞周廬既
嚴軍士以簡考績稱最帝用嘉之遷檢校司徒遙兼宿
州刺史夫千騎之長可以國功百城之權可以觀政中
外迭處抑惟舊章即授楚州刺史百城之權可以觀政中
際邦賦是繁長淮之衝戎奇爲右衛大將軍復領舊兵以
條人不易方計日而治徵爲右衛大將軍復領舊兵以
衛相府董齊之略有踰於初明年改右金吾大將軍以
扶風縣三百戶爲封邑執金之職歷代雄重縣祀虛位
公首居之內訓卻非之邑執金之外祭苟留之禁熊熙宣力輦
穀無塵及上允薦內禪光啟建業寺府軍衛半存舊京
委公留臺右師俾幸東夏郎遷檢校太保改右天威副
統軍進爵爲伯陝服從入公有力焉及參告類之儀益
光求舊之地王業所基藩屏京師惟公攸賴乃移使節往
鎮京口公慈惠著於郡國威德洽於土心由是齊人向
風蕃年報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廬州節度觀察等
使自南北分隔戎華交馳合觀之郊常制衛要故有台
階之命以增外闕之威公於是謹斥埃蕃號令習組練

之士則聲如飄颻嚴堡障之備則勢若山立虜不內犯
 邊是以寧而察俗之方如南徐之舟已具嗚呼良圖未展
 伐關河渡江之誓既陳斥謂之舟已具嗚呼良圖未展
 早命不融春秋六十有三昇元六年閏三月五日薨於
 廬州公署上省奏震悼廢朝三日卽用玄甲之數式擬
 藏山之功給於官司臨以中使奉常以視履考祥之義
 循貞心大度之美詳協公論易名曰匡卽以其年四月
 七日備鹵簿儀衛葬於廬州合淝縣鄉里禮也公娶同
 郡萊氏封彭城郡君麗穠李之華親采繁之職理內協
 鸛巢之詠從貴有魚軒之華某年月日先公而逝嗣子
 右弓箭庫使光庭東頭供奉官光祿門承旨光紹皆
 稟義方無忝遺烈家承膏粱之後而恭順吉人修職口執綺
 設之閒而雅素自若君子謂扶風公其有後乎夫碑頌之
 警戒有自來矣婉珍之細既垂於茗華盤盂之微又參於
 報周闕享將相之賞而帶礪之誓弗渝時無間言沒有
 餘位故其宗廟之紀金石之盟昭示來茲不可誣也小
 臣不學奉旨刊文庶使計功稱德代遠而愈信披文相
 質事久而彌芳峴首之懷靡盬昆吾之烈長存嗚呼哀
 哉其銘曰益作朕虞實曰元凱崇基締業明德攸在維
 趙於藩封移族政祚實刊山源長巨海因枝別代胥謂
 來遷道德終帳勤王跼焉流光襲祉映後昭前懷黃結

紫著簡成獨誕發材英筆惟明懿鼎角膺奇黼文履異
傳容汎愛入孝出梯運有屯蒙器無凝滯爰初發迹雲
從潛泉濯纓履職捐翼中消良驥處服忘歸在紘樞機
言行無競維賢繼緒從君匪伊履勤步前受周旋陞
職居國必問在身無擇帝授允諧肅乃丕績惟彼淮泗
疆以撫吏維此京浙緒以邦畿封淮表浙惟惠推威
蘭在俗較輿興思羣舒待理獫狁孔棘帝謂侯氏績服
新恩式固賜猷惠此慮國乃陟台階俾藩於北龍旆四
牡鉤膺鏤錫命服有煒光聲載揚獫狁有逝長城既嚴
上儀象物下謐飛蝗梁木或顛通川有逝長城既嚴
人永瘁像著雲臺風存遐裔輟春盡思瞻山隕淚信結
殊俗悲深上月丹碑既刻烈烈鼎書動祁連不泯庸器長
存丕顯百代初烈祖左右小臣親信者惟周宗及仁裕
惟子有臣

任遇略等宗力贊禪代遂輔政後富盛冠一時仁裕資
長者獨退安外鎮晚益貧窶不悔也卒年六十三諡曰
匡仁裕有子文義馬書曰文義以廕授千牛衛身建州
之役隸祖全恩爲判官既下建州將吏皆入庫府爭
取金貝文義獨取民籍歸幕故建雖經亂民皆安堵文
義與有力焉遷贊善大夫卒子禹昌甫二歲妻朱氏大

將軍業女賻贈一無所受蓋其廉如此故能率其妻如此

游簡言字敏中建安人父恭

按游恭登唐進士第博學能文辭有名於世初爲鄂

州杜洪掌書記洪死歸吳署館驛巡官武義改元遷知制誥常奉命撰烈祖墓誌詞極體妥時輩稱之有小東

里集三卷廣吳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東里集四卷

家祕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以爲戶曹參軍典元帥府

書檄遷觀察推官

馬書作巡官

烈祖代吳爲中書舍人元宗

嗣位遷翰林學士禮部侍郎

馬書曰守職恭恪國家之事非其任者未嘗肯言

貞介不附權要元宗頗重其爲人命判中書省兼吏兵

部選事裁抑僥倖憎疾者眾選人邵唐試判不中上書

言簡言父恭嘗爲鄂州杜洪掌書記洪獎成朱溫篡弑

恭預其謀簡言逆臣子當斬請正國法元宗怒唐挾怨

忿謗讎決杖流饒州及淮南交兵吳越亦伺釁攻常州
執團練使趙仁澤歸於錢塘仁澤見吳越王責以敗盟
吳越王怒挾其口至耳方議遣使詰責吳越羣臣畏懼
莫敢往元宗以命簡言簡言不辭見其子孫爲千牛備
身將發拜中書侍郎未出境召還及遷都豫章立吳王
爲太子留西都監國以簡言爲輔簡言力辭言久備近
臣不忍去帷幄馬書曰辭以不能事少貴元宗嘉其一心事主無微
後福意更用嚴續而後主亦由是賢之拜吏部尙書知
省事簡言親治簿書督責嚴峻人或以事請託必固違
拂雖直亦不得伸議者譏其過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

徐鉉游簡言左僕射平章事制曰門下昔在
明王膺圖嗣統雖復格天光表繼文下武猶

日實相以濟又曰克艱厥臣矧惟寡昧謬咨庶尹若乃
 承辦之重毗倚之隆詢於具瞻敢或輕授游某世濟文
 雅挺生公器中興之始卽爲辭臣重熙在運亟更近署
 忠爲令德實孚於名諒然直聲允治時望先皇帝召方
 展義分命羣司藉爾重臣輔予小子直躬無避正辭不
 諂竊從行闕克申其勢至於受命交兵之間抗節履危
 之際繇義以濟知無不爲此皆古之所以爲艱予之所
 以嘉尚者也聞歲出於獨斷命長南宮議者但高其盡
 公之誠未許其理廟堅夙夜之節以率其勤請託不行
 紀綱自舉羣議由是咸伏六職以之孔修風雨不渝始
 終一致育爲國器想見古人而躬視簿領之間遠成勞
 勩從容廟堂之上未盡謀猷疇庸之典予所多媿是用
 命作左相陟茲鸞臺進金紫之崇階典圖書之祕府勅
 爵井賦併示寵名於嚴釋細務足以致導節宣之相參大
 政足以暢彌綸之業繁爾致君之效成疾已篤不及視
 我知臣之明往維欽哉無假多訓可
 事卒年五十七唐餘紀傳曰簡言徒以舊人薦登榮
 才彥能字德明上蔡人父禮遇亂徙家宣州彥能少孤
 事母篤孝家貧無以養乃事節度使王茂章茂章叛吳

歸吳越

五代史曰王景仁廬州合肥人初名茂章少從

以身先士卒累太祖遣子友寧攻之師範於青州師範

乞師行密遣茂章帥步兵七千救之師範出戰茂章按

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連戰不已遲明茂章度寧兵已

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茂章度寧兵已

困乃出戰大敗之斬友寧全忠聞友寧死以兵二十萬

倍道而至茂章閉壘示怯伺其怠毀柵疾戰酣退坐

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之得青州降人問

飲酒者爲誰曰王茂章也全忠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

天下不足平矣作兵又敗茂章還軍泚兵急追之茂章

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眾一旅設覆山下留軍不

行解鞍而寢虔裕大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遂戰

遇之茂章曰吾亦戰於此也虔裕入立以茂章代守其地

死茂章得全軍歸楊屋自宣州入立以茂章代守其地

程索帷幕及親兵以行茂章惜不與及握襲王位以兵

攻之茂章奔於吳越避梁王全忠家諱改名景仁後歸

於梁末帝立以景仁爲淮南招討使攻鹽壽軍過獨山

山有武皇帝祠景仁再拜號彥能以帳下當從使家人

泣而去後卒於泚贈太師

扶其母已俟道左泣告茂章曰彥能有老母在此不能

捨而從公敢請死茂章哀其意許之乃馳還宣州而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劍招之曰我從王府來大軍已近爾輩無妄動眾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爲軍校事其子知訓於廣陵知訓狂恣彥能每切諫不聽然亦不加罪牙將馬謙以眾擁吳主登宮門將殺知訓彥能從朱瑾入手斬謙以獻賞賚甚厚然彥能警敏觀知訓必敗而人望在烈祖心常附焉知訓忌烈祖數欲害之嘗與烈祖飲酒伏劍士室中彥能行酒以爪語烈祖烈祖悟亟起去又嘗從知訓宴烈祖於山光寺復欲加害弟知諫語烈祖資治通鑑曰知訓及弟知諫皆不禮於徐溫第四子爽悟善文知訓輔政無所溫結溫留知諫陰助之諸將常惡知訓陵已而以知諫爲長者烈祖自潤

州人劉知訓會飲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沈醺決欲害烈
祖知訓以謀告烈祖烈祖獲免太平府名勝志吉祥
院黃山谷記云江南李昇初爲徐溫乞子徐知訓不能
容置酒伏劍士欲殺之詰起走匿此院北山開古松下
以免及昇有國吏名永壽烈祖亦馳去知訓取佩刀授
陳忠肅帖中亦曾及之

彥能使追殺之及於途舉刀示烈祖乃還以不及告及
知訓死義祖見彥能諫書歎異資治通鑑曰獨彥能
能屢有諫書溫賞之復

使事知諫於潤州遷裨將烈祖代吳入爲環衛遷至天

威軍都虞候左衛使金陵數大水秦淮溢東關尤被害
彥能請築隄爲斗門疏導之水患稍息元宗嗣立出爲

饒州節度使徙信州馬書作饒信
二州刺史又徙建州留後撫州

節度使彥能好讀書在鎮委任文吏頗有治稱好作詩
嘗與李建勳相答贈建勳因燕見及之元宗笑曰殊不

知彥能乃西班牙學士也性矜莊燕居容服不少情時貴
宴飲或蓬首裸袒彥能在坐則皆肅然保大末卒年六
十八子衍事後主爲祕書郎集賢校理以文苑見知擢
直清輝殿閣中外章奏國亡入朝仕至兵部郎中直祕
閣崇文院檢討潭淡夷粹恬於仕進暇日鼓琴圍弈不
交人事衍孫約亦名士久在三館晚築室潤州號藏書
鳴王安石蘇軾皆尊愛之江鄰叢雜誌李後主於清微殿歌樓上春寒冰四面學士
刁衍起奏陛下未覩其大者遠者爾人疑其有規誡訊
之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又作紅羅亭子四面栽紅
梅花作豔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熳已輸
了春風一半時已割淮南與周矣金陵新志曰衍
昇州人江南平李昉扈蒙在翰林勉衍出仕因獻聖德
頌於朝復故官七年不遷太平興國七年上疏言臣周
酷法非律文所載者望詔天下禁止之上覽疏甚悅
一統志曰衍從李煜歸宋授太常太祝出知桐廬縣

詔言事上諫刑書累遷殿中丞歷知發光盧湖州衛在
南唐家富服飾極侈靡歸宋以純淡夷雅知名子湛湜
謂及湛子譔
約俱登進士

南唐書注卷六